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綺二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特二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  
 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河乍同沃焦故  
 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  
 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飡毒抱痛銜悲身口為  
 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皆為愛著妻子  
 財色鈎鞅致使無始至今恒受八苦自作教  
 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  
 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  
 惡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踐塔寺不敬方等  
 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慚

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惺其情  
 在人未易恣此心口眾罪所集並願道俗各  
 運丹誠洗蕩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  
 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  
 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  
 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  
 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  
 丘誹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語已即喚謗者  
 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  
 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答  
 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  
 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爲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及爾心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爾時阿闍世王爲提婆達多  
 日送五百金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  
 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竹葦亦然 駉驢懷妊死  
 騾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苦 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  
 乃至羅漢亦爲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  
 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

破髓爲破精戒之皮禪定之肉智慧之骨微  
 妙善心之髓

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  
 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  
 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慙  
 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  
 喜錯或能不死何爲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  
 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爲名利故  
 至七日頭自煞其子以證已說時諸世人却  
 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真是智者所言  
 不錯心生信服術二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  
 子爲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  
 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爲  
 驗已言殺子惑世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有鼻醜

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爲人恭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失其利復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崔他兩錢然後得渡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還渡河復崔兩錢爲半錢債而失四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恠笑世人亦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己身不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似師

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起塗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生好惡塗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塗著心不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群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故此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

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已所得心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爲世人作師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歡喜亦復同之

如手空中轉 無礙無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妬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我當語  
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皆共同心  
以諸樂具欲共供養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  
比丘不及天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  
自供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  
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不念但能  
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念衣食所須所以  
者何如來福藏無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  
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  
億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福德  
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趣得皆足舍  
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念不應於所須物行  
諸邪命惡法

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能精進  
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歸俗文殊師利菩  
薩讚言若不能消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  
歸俗不應一日破戒受人信施爾時世尊告  
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脫者  
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護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五百商人共  
立誓言欲入大海商人共議求覓法師將入  
大海時問法師利可得往還衆中有一長者  
告諸商人我有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爲師辯  
才多智甚能說法時諸商人往到僧護所頭  
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德作說  
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護答曰可白和  
上舍利弗商人受教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  
佛時舍利弗及僧護將諸商人詣佛禮已具

白所由爾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  
便聽許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即與僧護法師  
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商人甚  
大驚怖互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  
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  
身時諸商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  
以此僧護比丘與我商人答曰從佛世尊及  
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答曰若  
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商人即大驚怖尋自  
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

爲護一家 寧捨一人 爲護一村 寧捨一家  
爲護一國 寧捨一村 爲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商人俛仰不已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  
王歡喜將詣宮中爾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  
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爲我教

此四龍各一阿舍第一龍者教增一阿舍第  
二龍者教中阿舍第三龍者教雜阿舍第四  
龍者教長阿舍僧護答曰可爾僧護即教第  
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目口誦第三  
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  
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舍領在心懷  
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  
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  
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執則此諸龍  
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  
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  
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  
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  
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  
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

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商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當以何答爾時龍王知商人還即持僧護來付商人告商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商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爾時僧護問諸商人曰水陸二道從何道去商人自言水道甚遠逕過六月糧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商人曰要離眾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商人敬諾僧護出眾夜宿坐禪中夜眠息商人夜發送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去

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棄我去爾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捷椎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捷椎聲其人答曰入温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眾僧共入温室見諸浴具衣瓶缸器浴室盡皆火然爾時僧護共入温室入已火然筋肉消盡骨如焦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提人爲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博殊能精好亦聞捷聲復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捷聲比丘答言眾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成飢乏亦須食之入僧房已見僧和集食器敷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

盡皆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答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拏捶肉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焦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眾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踟躕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沸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續二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棒打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即

入僧房聞打椎聲僧護問曰何故打椎諸比丘答言欲飲甜漿僧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眾中見諸食器牀卧敷具諸比丘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盛滿融銅諸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炭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肉地其火焰熾叫聲號疼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肉甕盡皆火然熬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見肉甕盡皆火然續二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叫聲號苦毒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肉瓶其火焰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肉泉其火焰熾爛皮浩沸苦聲楚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更見一大肉甕其火焰

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剗鼻剗已復生生已復剗終而復始無有休息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斲斤自斲斲已復生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口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園中立鐵刺上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廳其火焰熾苦聲號叫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栓形如象牙其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駱駝火燒身體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馬一疋火燒身體苦痛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羝羊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更前

進見一肉臺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肉房猛火燒身苦聲號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牀苦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秤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拘執火燒伸縮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繩林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索火燒受苦復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廁井屎尿涌沸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捷椎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胡歧支胡名拘脩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肉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

續二

十

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華樹火燒出  
聲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肉果樹火燒苦  
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樹火燒受苦  
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火燒受苦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肉柱獄卒斧斫受苦  
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肉樹火燒受苦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二比丘以棒相打頭腦破  
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  
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卧相抱猛  
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  
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閻浮提  
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  
怖復更前進在路遙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  
入林見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  
丘馳散避去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汗我等園

十一

十一

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  
仙人衆中第一上座有大慈悲勅諸小仙借  
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壇  
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息後  
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悟解  
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  
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  
爾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脩禪法不  
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栴檀林自相圍遶得道  
比丘賢聖爲衆爾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  
詣祇洹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  
爾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  
乞食易得不爾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  
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爾時  
世尊爲大衆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

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已愚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軌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

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捷椎衆共默用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至今不息○第二寺者亦非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捷椎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捷椎默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牀苦迭相拊捶筋肉消盡骨

詩二

十二

如焦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多前息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捉鐵椎互相摧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將分蟲出臭爛捐棄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

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捷椎默然共飲眾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地獄飲取融銅至今不息

十三

十三

爾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眾僧田中爲己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肉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肉缸者非是肉缸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眾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饍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缸者是出家人爲僧當廚輒美

供養在先食噉麤澀惡者僧中而行故作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缸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麤澀惡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肉缸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送酥瓶供養現前眾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如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肉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逐可意處與

續二

十四

之即捉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緣入地獄中  
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汝見  
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典果菜香  
美好者先自食馐酢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  
隨意選好者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  
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刀剗鼻者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涕唾汙地故入  
地獄刀剗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  
比丘手捉斫斤自斫已舌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分石蜜斫作數段於  
斧刃許少著石蜜沙彌敢舐故受斫舌苦至  
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泉者是地獄  
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爲僧當蜜先自嘗  
敢後殘與僧減少不遍故入地獄作大肉泉

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汝見比丘鐵  
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  
惡口毀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刺上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廳者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爲僧當廚精美好  
者先自食馐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衆僧  
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汝見栓者是地獄  
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  
浪豎諸栓非爲僧事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  
大肉栓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  
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分  
或得一人二人食分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  
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律師言汝無  
所知聲如駱駝我於衆中身爲上座呪願說

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恒瞋責我  
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駱駝身火燒號叫受  
苦至今不息○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取或與眷屬  
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爾其  
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爲  
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  
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汝見象  
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  
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  
白言大德可打捷椎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  
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  
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  
苦至今不息○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爲僧當廚五德不具分僧飲食

恒自長受二三人分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  
人答言我當僧廚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  
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  
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爲僧寺主當田內外檢校不勅弟子諸小  
比丘不如法打椎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  
時節鳴椎集僧比丘答言我當營僧甚成勞  
苦汝諸比丘猶如羝羊取食而住何不自打  
故入地獄受羝羊身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  
息  
十六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肉臺者實非肉臺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彼僧房敷  
具閉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遊行衆僧於後  
不得敷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

大肉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大肉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肉臺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爲已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肉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提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己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然火故入地獄作大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敷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用僧敷具如自己有以脚蹋上不依

戒律故入地獄十七作肉敷具火燒伸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汝見肉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己有不依戒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肉拘執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默受讚歎施好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獄作肉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壁上豎栓破壁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肉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肉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衆僧索私自用故墮地獄作大肉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廁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寺比丘佛

僧淨地大小便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  
呵責不受教誨糞氣臭穢熏諸衆僧故入地  
獄作肉厠并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高  
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  
明律藏重作輕說說輕爲重有根之人說作  
無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  
懺不應懺悔者強說道懺悔故入地獄坐高  
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高座  
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  
說法得利養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  
法非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苦  
至今不息○汝見肉捷椎號叫聲者是地獄  
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椎  
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爲已受用故入地獄作  
肉捷椎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拘脩羅

續二

十六

者實非歧支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爲僧寺主以僧廚食銜賣得物用作衣裳斷  
僧供養故入地獄作肉歧支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汝見第二拘脩羅者實非歧支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分物維  
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中衣物向冬分  
中分故入地獄作肉拘脩羅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汝見肉山者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爲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威勢偷  
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作大肉山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那柱實  
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佛  
刹人四輩檀越須曼那華散供養佛華旣乾  
已比丘掃取賣之將爲已用故入地獄作須

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刹柱四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丘減取以爲己用故墮地獄作大須曼那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爲己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取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肉果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一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已房中私自然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實非是

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刹柱爲己私用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猛火燒身至今不息○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爲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肉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爲僧斷事隨愛恚怖癡斷事不平故入地獄作四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敷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平等故

以是因緣此四十人墮地獄中作大肉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於大眾中鬪諍相打故入地獄猛火燒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卧故入地獄二十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息

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少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毗尼互相欺誑私用僧物或分飲食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時出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檀越見諸比丘戒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一比丘恒於毗

尼僧伽藍中如法行道依時鳴椎若施此人得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僧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爲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寤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阿鼻地獄中何等爲九二十一一食衆僧物二食佛物三殺

父四殺母五殺阿羅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淨行尼戒九作一闍提是九種人恒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獄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二斷施僧食三劫僧贖物四應得能令不得五法說非

法非法說法此五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

五道中受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能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 歡喜受他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熱鐵丸

焦熱如焰火 破戒不應定 得信檀越食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說因緣已時四部眾歡

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總三缸 兩瓶漫肉泉

一甕刀割鼻 斫舌水中立 立刺肉廳栓

駝馬白象驢 羝羊雙肉臺 肉房二繩牀

肉秤及拘執 牀壁肉繩索 厠井兩高座

椎二拘脩山 兩肉須曼柱 華果一肉樹

一樹三肉栓 兩雙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士重虛名 三空既難辯

八風恒易傾 物我久空性 色心仍自縈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丘墓成 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 名利甘刀害 將非安久禎

凡愚苟求利 譬犬見穢精 不知禍來至

焉知怨苦聲

感應緣 上來道俗不勝名利受現報者極

屢見白衣無識俗人見佛呵責弟子即謂

自是好衣服無僧過若依經說白衣出家之

人猶如淨鞋雖放垢穢微汗即覺易除所

以白衣造罪入於地獄如石沉水無有出

時出家之人造罪如拍毬著地即反何以

故以造罪時生極慚恥作已毒懺故亦如

滴水在於熱鐵隨滴似濕亦濕還乾何以

故以火熏故俗人造罪入於深泥亦無出

却反義亦如似鐵推入於深泥亦無出

何以故以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無力

可出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凌突三寶殺

害自在貪深財色晝夜無厭不生羞恥何

異畜生反謗賢良輕侮佛法靜思此事深

可痛心若是貪賤之徒貪求衣食王役駢馳公私擾擾風夜孜孜不信之者衣食交絕困苦切身劫剝三寶毀盜六親養活妻兒存已軀命所以從苦至苦過十方從閻入閻閻冥法界菩薩為此歛眉諸佛於茲泣血忽惟斯理哀痛更深者也

後魏崇真寺僧慧嶷死經七日時與五比丘

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嶷以錯召放令還活

具說王前事意如生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

京邑諸寺道人與嶷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

寶明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爲業得

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僧道品自云

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

是融覺寺僧曇謨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恒

常領衆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衆僧我慢

貢高心懷彼我憍已麤物比丘之中第一羸

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不憍慢惟好講經

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於西北入

佛二

二十三

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擅越造一切經人中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不作有爲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同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劫奪人財以充已物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准式青衣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嶷爲以錯召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時人聞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靈異即遣黃門侍郎依嶷所陳訪問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

來七日生時業行如巖所論不差事出洛陽伽藍寺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音釋

華正作絆博巨驢其呂切驢朽居訖  
慢切繫也馬斷竹角切栓似驢而小拈點  
切措也鼻例切銛力膺切與擬同澀所  
切不也鑰以灼切也與凌國